

普  
陀  
山  
志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五

粵東歸善黃應熊飛涓叅定

古閩同安許瑛瑤洲編輯

法雨住持釋明智法澤校訂

國朝藝文

恭誦佛恩表

錢塘高士奇學士

伏以佛日曛曛瑞氣暎紫微之座卿雲糾縷榮光騰  
碧落之輝三多備而頌溢堯衢聲諧梵唄九如獻而  
歌賡周雅響答鐘魚宏宣鹿女之經金粟影中用酬  
高厚頂禮龍華之懺玉毫光裏仰荷匡扶拜手颺言

齋心展悽伏爲

當今聖主四德乘乾六符保泰日華月朗兆醴泉甘露  
之祥海晏河清華赤雀黃魚之應畢箕風雨春秋補  
助時行大小泮泮官府幾康共飭來王來享訖南梧  
北柳之鄉移遂移郊沛商綱夏車之澤起瘡痍於西  
北頻發帑金念杼柚於東南通獨井稅典隆闕里  
聖心與洙水同源祀重泰壇

帝德其岱宗雙峙顯謨承烈功超書契以來摩義漸仁  
俗躋羲炎以上猥因萬幾待理過煩宵旰之焦勞旋  
荷三寶呈祥默佑寢興之康豫深宮俯食欣聞廣樂

悠揚正殿垂裳快觀天容粹穆感佛恩之靡量數溢  
恒沙知

聖壽之無疆歷綿喬嶽普天戴日薄海同春士奇蘭署  
綴員銅池末職厠足雲霄之上時隨豹尾以趨蹌承  
恩密勿之中日覲龍顏于咫尺惟昔躬依禁籞會效  
呼嵩于今跡蹈卽園彌懷獻曝念

主恩之稠登祇切悚惶聞

聖體之冲和曷勝忭舞敬涓吉日虔集緇流碧海波澄  
洵一塵之不染朱幢綵結儼千聖之式臨仗方便之  
法門窻舒意葉叩莊嚴之妙相室度心香饌供伊蒲

喜聞禪板航乘般若衆聽潮音時則珠露灑灑金風  
拂拂鳥嘯菴羅之樹音徹迦陵花盈畢鉢之林馨聞  
蘆荀絳雲成葢山中開舍利之城綠玉爲階海上現  
碎支之果用祝 聖神寶祚綿歷千秋爰資日月香  
燈光昭萬劫伏願緩成允錫保佑常申福備箕疇朱  
草蕃滋於玉卮慶流禹甸黃星炯照於金鋪人間彌  
勒之碑永鑄靈瑞天上崑崙之水咸戴恩波則微臣  
長諧燕喜之情而方區羣洽鳧趨之願矣

勅建普濟禪寺記

前人

世當昇平之會時和人樂財阜用盈百度具舉白四

民以至方外無不獲所自廬舍園廛以迄琳宮梵宇  
自都會郡邑以至山陬海澨僻遠之所無不整飭此  
其盛振古以來不數見也南海普陀寺爲觀音大士  
道場創於後梁貞明近八百年矣累朝勅建賜額不  
絕雖千萬里之外躡蛟鼉衝波濤函香至者趾相錯  
也曩因海氛未靖內徙僧衆寶地日就傾圯我

皇上威德誕敷八埏賓服澎湖臺灣盡歸版籍大弛海  
禁農桑商賈咸得樂業寺僧乃漸復其故二十八年  
春翠華南巡遣使頒帑金千兩特命重脩維時總戎  
黃公大來繼以藍公理皆能奉上德意崇信興創

遠近縉紳士民亦各視其力來助而潮音禪師宏闡  
宗風仔肩厥事於是殿堂樓閣祠宇軒楹起頽葺壞  
稍稍就理寺故有大圓通殿燕於燹潮音函告於諸  
公經營量度凡爲間七爲架十五高六丈二尺廣十  
四丈縱八丈八尺甬道深四丈積三年始構成其大  
畧寓書余曰公感夢一事最見靈異於茲山實有緣  
焉殿工之興飲助尤力敢以記請余諾之未及屬稿  
而潮公示寂歲己卯三月車駕再至浙省

宸翰題普濟羣靈四大字復發帑金千兩遣官賚賜兼  
御用念珠等物以爲永鎮余惟

聖德汪濊無遠不浹而十年之間再頒內帑俾鹿苑鳳  
刹丹雘煥然稽天浴日之區梵唱祝釐與內地州邑  
相響谷國家之昇平歷服之綿遠人風之和樂胥於  
是乎見之而諸公之疎財樂善潮公之志大力勤皆  
可書也爰操筆而爲之記

重興普陀法雨寺圓通殿疏 古閩 藍理 總鎮

余素不佞佛亦未嘗謗佛蓋爲出世入世其道不謀  
故耳今春奉命南下歷齊魯吳越登泰嶽金山諸名  
勝竊歎宇內山川形勢最上者悉爲寺觀占盡且瓊  
宮玉砌珠絡金裝極人世之觀瞻而莫尙何其感人



之深能令捨金若恒河沙以成瑰麗若是耶又豈出  
世入世其道果不相謀也耶余知之矣出世者雖脫  
羶鎖於利名高曠獨善而祝昇平而祈豐稔俾國祚  
綿長士民幹止又無不與入世之婆心等耳夏杪齋  
戒禮普陀見古木森森勢盡虬龍狀而前後二寺殿  
閣灰燼祇構數楹昔之巍峩翰奐者不可復覩嗟嗟  
梵音聞寂難開花雨重垂垂獅象歛頽孰駕法王再現  
所幸

九重錫帑並宣溫藹紛音有朕不難獨建正欲爲天下  
臣民共種福田之吉則率土臣民自必仰承至意樂

輸恐後矣第經營伊始布告未周借有一二信心創  
爲捐助其如千金之裘非一腋之所能成而百石之  
鐘又豈數文之所可鑄也後寺住持別菴和尚者學  
通三昧道徹六如欲續大智尊宿之芳規力謀重建  
用是芒鞋踏破不辭宿霧餐風蓮鉢擎穿無吝嗟乾  
舌敝道願旣堅法緣自廣行看圓通寶殿鱗鱗駕瓦  
聳冲漢之雕甍屹屹鼇簷駕連雲之彩棟珠纓同絳  
刹以齊輝金壁映青猊而吐艷矣惟巽宰官士庶稍  
節一夕之華筵便成千秋之勝事卽或片瓦隻椽爲  
數無幾而積小實可成大寸釘塊石作緣似寡而易

舉良由衆擎夫海內名利不下數百千居一方之勝  
尙能竭一方之力以極其巍煥况普陀爲四大名山  
之最大士現身說法之場登其地恍入方丈蓬萊塵  
念頓卻故有數千里瞻拜投體者際茲劫灰重新  
聖明首助而天下賢士大夫猶以出世入世爲道不相  
謀固守身外物堅囊永結余未之信也是爲疏

別菴禪師語錄序

前人

蓋聞慈室幽深惘惘時能窺奧慧門宏敞茫茫誰復  
思登惟面壁以破狐禪自見高超之法力亦候門而  
馴虎侶方知欽仰乎人天別菴大禪師者星降誕蜀

疆幼卽披緇學道雲遊來越水長而托鉢尋棲跡若  
浮萍形同飛絮惟普陀海島之名勝實大士現身之  
道場萬頃層波已與紅塵遠隔千巖疊嶂常看翠黛  
橫凝不見仙樓應爲僧占愛茲卓錫喜擴招提鸚鵡  
淨瓶恍映林間紫竹寶珠瓔珞儼浮波面紅蓮因之  
禁足閑關崙此埋頭叅乘蒲團寂坐下死工打開鐵  
鍵千重幡幢輕颺闢妙法點盡頑巖一片潮韻雜鼓  
鐘而並奏汝音和梵唄以齊宣孤月印千峯不怕山  
腰雲掩長風散萬籟豈虞海面塵揚法可移松術能  
啖柏旣鍊形以同鶴復煨性以縛猿悟徹內典之藏

爰著支那之集言言透參三昧字字解脫六塵棒喝  
當頭究竟是誰是我偈傳觀面方知卽佛卽心航飄  
傍崖盡道僧來東海燈卽是火豈云佛在西天故無  
佛無法始爲佛法亦不死不生乃了死生要非幡底  
悟機何自竿頭進步理自慚陋質久障迷途承殊恩  
而擁貔貅惟識忘身報國遇禪宗以參獅象洵難見  
性明心隨在望涅槃之門時時悲仰何處覓菩提之  
路刻刻省脩惟有一意皈依五體投地茲集之屬余  
序也謂我宰官身自是檀樾者余之序斯集也終爲  
門外漢原非箇中人祇可擬同善財之信心更當恕

作豐干之饒舌書成合掌作肅和南用弁諸首焉

重修普陀山志序

前人

洛迦海外名山也爲普門大士親指道場自梁迄今  
幾千百年其間興廢屢矣莫盛於南宋有元及明萬  
歷以余觀之其廢也莫不有由其興也莫不有自主  
聖臣賢績熙務舉於時海寓清晏民物康阜則間以  
其暇新梵宮而究竺典此亦上下和平優游無事之  
一徵也而不然者寇盜充斥家室愁咨垂風沴氣鼓  
煽塵寰則雖有佛教且無所施此古今之大較矣補  
陀舊寺遭故明末鯨鱷氛擾島嶼霧迷

先皇帝赫焉震怒而廓清之未幾轉徙內地於是朱宮  
紺闕蕩爲冷煙寒風者且二十年我

皇上文德覃被聖武布昭土宇版章盡域中而截海外  
向者棘虛之地莫不含哺擊壤於其中二十八年

翠華南幸因故元戎黃公乘間奏地方事宜遂遣員賜  
帑再造梵宇而普陀鎮海玉毫重現矣明年黃公以  
疾歿於官余叨奉特簡自宜移鎮茲土凡黃公未竟  
之緒余不獲辭於是宜

人之盛德脩三寶之巍宮惟鉅惟細悉理悉張龍象  
滿山鼓鐘震谷莫不慶海不揚波而祝

天子萬壽也猗歟盛哉余旣樂觀其成歲時期汛簡徒揚帆登臨其上輒爲吾民加額昇平戊寅中秋山僧以志事來請余爲之代延脩輯鋪張揚厲鼓吹休明已卯春六龍復南狩兩寺住僧迎鑾謝恩天顏喜悅溫旨從容隨頌

御碑再賜帑金且遣中使登山給運黃老勅住持速完未竣之工錫命重三誠爲異數維時志成未梓丐言弁首余何言哉旋轉乾坤救寧宇宙者

聖天子德也綏靖山海安集鴈鴻者制撫諸大吏力也闡揚道聲慈味俾上覺慈尊潛孚默佑於冥冥中者



千門一  
卷之三  
諸上人職也余遭時竊祿謬鎮海疆何言矣哉披覽  
志文彬彬郁郁大雅不羣世不乏知言者而余或受  
知人之名則余所竊幸者耳是爲序

禮補陀洛伽山記

古閩

施世驃

提督

自有名山則有梵宇金人之夢玉像之招所由來矣  
竺氏之教既行其徒侶日益蕃其所居日益廣其規  
制日益恢大如五臺二峩普陀爲三大士道場尤其  
傑出非大僧禪德不足以居之因乎山之靈而益以  
脩其業之淨也普陀孤懸海表屢遭興廢黑山一炬  
之後繼以播遷歷代經營鞠爲茂草先將軍襄壯公

仰荷天威率師致討海天永靖澎湖臺灣一平而普陀晏然矣我

皇上齊聖欽明心源夙朗精研內典默契大慈緇衆許其還山祇林因而再造爰有水衡之賚有同善之繪有山僧之名臣民徧德中外從風而闡之文武自攝軍以下爭相崇奉施者輻輳先襄壯以碧瓦進寶坊以餘艦運大木亦一時之盛也辛巳秋余既有東海之役靈山咫尺汎帆直指見兩寺鼎新

天題照耀頓忘鄙吝生歡喜心展禮訖小憩於留雲之堂揖方丈二公談興廢之由寄今昔之感因知前鎮

藍公定令繆君皆從事於茲爲時最久有勤於鹿苑  
焉今者九河底績

聖駕東巡爰遣侍臣辦香浮海命驃副之宣示

皇綸分頒大賚期以鴻工早竣是役也余再過普陀矣  
以使事在躬一登梅岑之嶺自餘溪山洞壑之奇禽  
魚卉木之細畧無所涉惟觀香信萬夫歌堯虞舜梯  
山航海而至者達於九萬里之表斯亦海天難觀之  
際會也爲之記

增脩補陀山志序

前人

補陀山志觀音大士之書也非儒者之所預山在定

邑境明府之事也非軍府所宜知今志成主僧請序於余余遂取而序之蓋有說焉夫茲山之屢興屢廢他作固詳之矣約而論之以有尙之者則興有戕之者則廢一壞於紅毛之突如再病於海疆之未靖其大槩也當此之時爲補陀計者不患佛法之不廣不患徒侶之不蕃不患舟車之不通不患米粟之不至其所慮者廣洋重譯或有意外耳余於辛巳之秋受事翁洲閱歲小有萑苻之警偵之乃剽刦白徒撲之旋滅矣昔漢龔遂治渤海盜乞上緩之奏曰此皆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此其

事也功成而不居謗至而不避人臣之義盡之而已  
矣余兩過補陀登白華梅岑之頂茫茫遙海無往不  
通爲名山高僧戒心者再及見禪學濟濟規制倫脊  
豈惟羨法席之雍容亦以知主僧之能事灑然寄之  
嘯歌吾無慮矣因與蓉浦繆明府述之亦曰吾二人  
者今日首尾名山是不可以不言也爲之序

別菴禪師續燈正統序

雲間 王日藻 尙書

佛教之以燈名其傳也自然燈佛始有其名取其光  
明不息同乎日月之義焉顧有顯則有晦有燄則有  
熄此亦盈虛消長之不能免者日月猶蝕而况於燈

乎至於統之爲義則益嚴矣惟其道不惟其人惟其人不惟其時吾儒自二帝三王以後寧可架漏千年不許漢文唐太接統三代則釋氏可知已嗟乎燈不長照斯續者貴統不少假斯正者尊甚矣別公禪師續燈正統之編爲詳而核慎而公也別公爲三山來禪師高足白耨英年受囑自蜀臨江先宏教於高峯南下至甬東遂主席普陀之法雨法雨爲明大智尊者開闢道場別公繼而昌之然智以苦行證道非禪宗也法雨禪宗開山第一代則自我別公始矣嚮使別公道不脩學不講聞望不實則何以奔走英賢負

輪福地又何以擁立普陀墳簾老宿乃其書故具在也標真領的揚芬漱潤殫十數年之功成茲偉袞若左之傳遞之史可以鑑古今而考得失博聞見而治身心其紹先啓後之功豈世之擎拳豎指標榜虛名者可同日語耶昌黎有言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是書則可謂語詳而擇精矣予衰老杜門年來與健菴珍示諸公脩香山洛社故事暇則間取釋氏遺文汎覽流觀雖不能徹其精要亦庶幾得其指歸今年癸酉春別公寄予是書且丐爲序緝閱之餘知其上紹精微下刪妄濫續五燈之未備仍白

禪師續燈之名而加以正統之號其立意可爲嚴而用力可爲勤已抑予又聞大慧之徒九十四人俱數傳而止惟嬾菴之後多傳至公以不絕如線之危統而乃能大其光宏其燄然無盡之燈照一時而及萬古若別公者非古人所稱必荷門基一不爲少者哉遂序其大意如此

別菴禪師續燈正統序

慈谿 姜宸英 翰林

先聖有云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自達磨傳其道入東土其爲道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了生脫死予初探其門庭竟無所得



且於履踐毫不相應然遇出世洪濤之士擎拳豎指  
棒喝交驅一語一默間巖若過屠門不能禁其大嚼  
也壬申春泛南海登普陀得晤別菴和尚與語連日  
知爲大慧十七世孫也贈額而還次年以所集續燈  
正統徵序於予予旣不能窺其門庭又安敢於和尚  
前作誑語哉然細詳是編以南宋爲始要歸於今日  
補集五燈之未備是之謂續燈也以濟洞分列各清  
其授受表章二桂之昌榮是之謂正統也燈續而統  
正將見燈燈不滅千載流光直使人人明心見性了  
生脫死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其在斯歟其

在斯歟

普陀前後兩寺藍公生祠記

前人

佛法自漢入中國其時可謂久而其道日益廣矣夫惟其道廣則藉手於衛道者甚殷其時久則凡所歷治亂盛衰變遷興廢之狀日多而其需乎人之衛之也亦日亟顧古今來作釋氏干城者多矣大都不過捨基址施金錢而止未有終始經營難不辭而久不倦如元戎藍公之於普陀兩寺者也方夫海禁乍弛僧衆初歸而道場梵刹俱未興建時則有故鎮黃公乘間力奏遣員賜帑初地重光然命甫下而黃公旋

歿於官公來繼鎮建牙翁洲翁洲距補陀百里潮汐往返風濤叵測不以爲勞力任茲事若宜草若宜興若宜先若宜後若宜多若宜寡寺之主者悉稟裁於公公一以至誠大公處之公之鄉多產巨木斥俸捐貲桴海運木分給兩寺置木之直至數千緡無所吝然余謂此不足爲公難其分處兩寺也自有護法來千百年間未有如公者明萬歷七年以前止建一寺至後又有鎮海然皆長老住持而已展復來別公以雙徑嫡孫提督陳公敦請主席後寺先入山者三年公至普陀喟曰改律爲禪後寺已然而前寺獨可不

延高行大德闡宗風而登上乘者居之乎博諮廣詢  
得天童四世孫潮音和尚迎拜陞座聞者皈嚮兩師  
皆慧心定識又其宗皆臨濟無所淄澠公集兩廡僧  
徒曉譬而戒勉之至誠披露人人悅服緇素歎息稱  
自有護法來真未有如公者競謀建公生祠以尸祝  
不朽越明年兩寺告成俱以宸英素辱公知函書來  
京丐爲文以鐫石余曰公鎮定十年功德及吾寧者  
甚大卽不辱與公交亦不得辭然余知公極審於公  
遇前寺知公之精微於公遇後寺知公之廣大嗚呼  
公待佛及僧如此其忠君愛國誠民卹兵更宜何如

五十四  
卷之三  
一  
哉遂序其終始難不辭而久不倦者以復兩寺之請  
世之覽者諒不以余爲阿公而公亦必不以余言爲  
河漢也夫

普濟寺重建大圓通殿募疏

京江

錢爲青

同知

天下名山有四若五臺若峩峩若九華各擅一方之  
勝惟南海普陀乃大士現身說法之所在海岸絕跡  
處靈蹟異境超越諸刹其山蒼古綿邈其峯巒峭拔  
聳秀其陵巖赤泥金沙盤亘百里其溪徑周旋委曲  
上下攀躋而無不通其水滌洞黃碧洪波浩蕩其泉  
甘而冽夏冷冬暄其雲煙變幻萬狀紫翠繽紛其林

木樛鬱深邃可供憩息他若琪花瑤草靈鳥珍禽蜃樓海市極目難窮怒濤駭浪與梵唄松聲共分天籟焉若夫潮音梵音善財三洞大士常顯現處寶冠瓔珞繡衣錦縷竭誠祈求靡弗畢覩至於蓮花池紫竹林靈鷲峯獅子巖磐陀石觀旭臺葛洪井非筆墨所能殫述琳宮紺宇寶殿瓊軒畫棟連雲棖題耀日皆至聖開化闕萬劫以垂聲大士圓通登十地而證覺誠振古之叢林希世之道場也是以千百年來崇奉香火禱無不應感而遂通梯山航海而至者歲無虛日明萬歷間遭回祿發帑金命司禮內監督建招提

美輪美奐我朝定鼎以來鯨波噴毒閉關徙禁者  
幾十餘年又罹紅毛煽虐大燬灰燼緇衲星散鞠爲  
茂草今幸

聖天子文武聖神在氛盪掃海宇廓清於是翁洲復設  
邑治僕謬叨佐郡承乏代庖欣瞻洛伽重光法界客  
春恭遇翠華南幸特頒內帑鼎新締構潮音和尚以  
天童之嫡乳法鼓雷鳴緇素咸集沐

皇恩之汪濊賴龍天之護持竚見古刹重新梵宮再煥  
矣但千尋之木非獨力能勝萬仞之山豈一蹴可至  
敬告善信士女各發菩提心爇旃檀之瓣香財施等

於法施捐太倉之稊米心田興作福田欲登樂邦宜  
襄勝事謹疏

黃公祠記

慈谿

鄭

梁

翰林  
郡守

昔漢朱邑爲桐鄉有惠政民德之於其在官爲邑建  
祠以俎豆之此生祠之坊也迄今二千餘年間爲吏  
若帥者無邑之德而皆仍邑之事生祠徧郡國矣然  
皆涖則安之去則毀焉予謂此真生祠也已獨至故  
總戎黃公則不然公鎮定海三年忠於其職

今皇帝實眷倚之二十八年

帝南巡公護駕行在



帝從容問公舟山沿海事宜公輒慷慨陳地方兵民利弊甚悉

帝嘉納之公平時信道而敬佛嘗憫普陀爲大士演法道場卽今閩疆展闢海寓蕩平天下名山皆破嘉賴而大士現靈之區反錄錄墨墨一二僧徒私相號召挺鐘搥鼓於荒煙蔓棘之中心甚苦之且幸際承平卽無所言脫不幸一旦有事此自歸自復之衆誰任其咎思欲陳之而未有路適名問乘間陳及帝可其議帑金有賜衛臣有遣而寶陀煥然重建焉公方欲多方培護廣建名藍越明年而公以疾歿於官

死之日兵與民無不哀慟如喪所親而山中千百僧徒尤悲念之不忘於是相與闢地治官祠公於伽藍殿之左肖像而俎豆焉報功酬德禮也潮公未住此山與予交好遂以公祠落成告予屬爲記以垂久遠予曰文之傳公不如公德之在人心者自爲可傳也然數十百年見聞迭異故老之口盡而我公之明德亦湮勒諸貞珉藏諸山乘則公雖亾而其事其德不與俱亾也嗚呼賜金者

天子也任其勞竟其事者後之諸君子也公獨以一念精誠忠君衛道遂足不朽於名山生而戴之歿而愈

思尸祝奉承與佛無極士君子建德立功乘機赴會  
事豈必多而念顧可忽乎哉遂書以遺潮公使鏤石  
焉

法雨寺陳黃二公合祠記

鄞邑

胡德邁

古今來事之盈虛消息倚乎數而廢興成毀則係乎  
人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故自廢而興轉毀而成者  
其功多不可忘雖或其人已沒其事猶樂得而稱頌  
勿衰如普陀法雨寺之於故提督陳公總戎黃公是  
已夫普陀爲震旦名山與峩睂五臺九華齊稱乃其  
山川奇詭雄特之氣結爲前寺不足至明又發而爲

後寺亦足見大士德教之遠願力之宏矣其屢廢屢興要亦時勢使然

今上皇帝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文綏武讐盡土悉臣海外甌脫廓入版圖厲禁盡弛而普陀內徙之僧雖歸故宇未奉明綸黃公鎮定兩年恭遇翠華南幸乘間奏請得賜帑金重建兩寺蓋不獨慈雲慧日廣被東南而吳越封疆門戶益得藉外屏以固金湯矣先是寺之未建也麋鹿滿山荆榛蔽野惟我別公和尚遠從東蜀訪舊天童陳公聞其名俾主法雨宏度沙門於是自萬歷來二百年第習講律之傳一變而爲禪

宗大乘之學譬諸山屏翳樛櫟而榎楠杞梓是扶是植也譬諸淵驅斥蝦蛙而蛟龍鯤鯨是潛是躍也不寧惟是今元戎義山藍公聿繼黃公來鎮信道愛人以普門干域爲任謂改律爲禪義可師法乃延潮音和尚一如陳公之延別公而普濟法雨不減天童雪竇五磊精巖闔淨矣嗚呼向徵陳公藍公亦必爲之然而後來之美其得忘前事之師乎別公曰我之不忘黃公猶藍公也我之不忘陳公猶黃公也于藍公則專之于陳黃兩公則合之禮也刻成丐予爲記予曰寺之由毀而成黃公之德禪之由廢而興陳公之

功皆不可視爲偶盈偶息之數所謂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者於是乎在嗚呼道不高則衛道者不力教不宏則翼教者不切觀陳黃二公之于法雨如此則別公可知已予是以不辭其請而爲之記

萬年簿序

中州周聖化知縣

萬年云者無盡之詞也物莫不有盡年則無盡以年紀物有盡者均無盡也普陀爲天下名山大士現身之所其境地靈異梵宇精巖山乘載之邑志詳之天地間一無盡道場也然而運會所至興廢迭更亦幾不免滄桑之感今

天子廓清海宇嘉美靈山特賜帑金畝新增勝弛禁以  
來諸番入貢洋貿易無不繫泊是山瞻仰告酌方  
使張帆遠達四方之人焚香頂禮絡繹至止者更無  
虛日矣潮音上人通明朴雅卓錫其間闡宗門之妙  
諦祝國祚之靈長億萬斯年靡可紀極而殿堂樓舍  
一切供用器具悉載如左蓋有是年則有是物

聖德無疆名山不朽豈直萬年云爾哉脫謂建造艱難  
措置不易姑留此以示後人則萬物無常曠觀者猶  
不屑屑於此余知非上人意也

恭送新鐫

御書金剛法寶入普陀山寺記

江陰 繆 燧 知縣

普陀名山也孤峙海中距定海甫百里在令封內而予日以簿書執掌不獲登臨而謁禮焉間有暇晷亦畏涉風濤是以渡橫水者數數而蓮花金鉢窅莫問津甚矣夫作吏之俗也歲之丙子恭遇

今上皇帝以 御書金剛法寶光鑄梨棗者頒行天下梵宇而普陀兩寺幸在其中四月經函至定宰分當躬賚入山於是得從副戎葉公紀揚帆抵洛伽安經供奉於大殿肅容再拜天威咫尺已乃謁大士覽梵宇滄溟杳靄大哉觀也仰惟



皇上睿聖淵涵文武廣運廓沙漠千古不消之塵闕海  
甸累朝不隸之士垂裳宵旰日廛如傷而乃於萬幾  
餘暇披釋氏之微言運如神之妙腕楷書竺藏光被  
人天而且頒行郡國望利推恩天縱至人真絕古今  
而邁三五者矣燧一命微員叨膺司牧疆域不過百  
里案牘期會事甚渺末而蚊負冰兢不遑啓處承乏  
來不知翰墨文章復爲何物少之所學仕而轉荒而  
聖天子獨廣大從容如此豈非雲雷風雨日月星辰孳  
五行而運四時周八荒而生萬物成功文章無所不  
有之爲天也哉小臣管窺蠡測仰贊高深凝思拜頌

之下不暇探討山川之幽秀風物之雄奇一棹過歸  
皇皇職役寧見笑於山靈而決不敢黷鬼神以失民  
義則燧今日揚上德而憐臣職之意也夫

捨身戒

前人

人有捐生投於梵音洞下者妄異爲大士所收錄嚴  
飭禁杜不止歲或以告嗚呼捨身之說吾不知何自  
而起其云福利真不可解而世往往惑之甚矣人之  
至愚且忍也今有父兄急難或告之曰爾其殺身成  
孝人且趑趄不前甚至假托竄避以僥免者今有軍  
國重務或告之曰爾其諍之以死人且畏葸緘默甚

至依阿詭隨以附恩寵者今有蹈非常之變禍不可測爲之友者徬徨歎息或告之曰爾其以死救之殺身成義則卻步棹首而去夫忠孝節義古今之美德天下萬世所常尊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而代不數見信誣妄之說委父母遺體於波濤巖石間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也而趨之若鶩其爲愚與忍孰甚夫人之生禍福兩途耳人之禍莫甚於不得其死死之苦莫甚於沉溺宛轉反側浪擊石觸糜身折骨而後魚鼈羣萃以食之雖支解剖割靡有其慘夫捨身以求福也而先受慘禍嗚呼若死而有知風雨晝夜

漂泊淹漶不知幾何怨悔也而或父母望其歸妻子  
冀其還兄弟親戚莫不延頸以望忽得凶問愴怛號  
泣何可勝道非忍心狠戾計不出此如是而欲望慈  
悲之大士以一死爲皈依吾知其必疾惡痛恨斥之  
惟恐不速矣尙奚福之有且夫人等死也與其捨生  
以求福孰若捨生以取義與其輕自戕賊於虛無杳  
冥之途孰若勇決向往於倫理綱常之地用之於父  
兄可以成孝用之於君國可以成忠用之於朋友可  
以成義而世人不解好用之於誕謾不可信者而謂  
以此永脫度也適以成其陷溺耳吾故曰至愚且忍

也余知定海縣事故書此以戒

御題普濟羣靈額恭紀

前人

漢晉以來二氏之學並行於世而佛較盛於老非之者隘媚之者愚惟至人能兼包迭用於其間我

皇上神靈天縱優入聖域其暇汎覽流觀謂釋氏之慈卽吾儒之仁其悲憫提度與博施濟衆無異大矣哉如天如地之見也補陀爲海內四大名山之一展界後卽賜金勅建前後兩寺賚寵眷渥輝賁山川改賜今名外復

御題普濟羣靈額大士殿臣燧忝宰斯地恭逢盛典旣

爲住僧喜慶忭舞竊伏而思之仰惟

帝德之宏 王言之大有不第爲茲土茲山起見者蓋  
自二帝三王以來馭世之道不越仁民愛物而其化  
澤之深長聲靈之赫濯至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然  
則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小幽明一以貫之者類盡  
於羣靈而道全於普濟盡千聖之猷百王之蘊有能  
出此四言者耶大士以

天子之心爲心其福民護國當何如苟斤斤焉僅從茲  
山起見則將隘視

聖人之言而淺測 聖人之心可乎哉臣燧是以不揣

固陋表而出之俾四海臣民卽不獲至其地者覽斯志亦共瞻仰沐浴於無疆之化澤云耳

萬年簿序

前人

簿之說匪一有鹵簿例簿文簿貲簿之名此蓋所謂貲簿者歟萬年云者期其後人守而勿失傳之久遠而無有艾也雖然有天焉補陀於擾攘之際當遷圮之辰守大士棲山者寥寥謀朝夕而不得何暇計及萬年哉况釋氏之業與四民小異有家者遺之子孫釋則托諸他姓秦與越不可知一再傳而念其先師者幾人矣然猶慮其不慎也惡其流於弱也惡其爲

人所侵奪也又惡其自爲紛紜也遂立爲簿自像設  
堂殿大藏賜物而外所記者繚垣幾許丈室幾弓庭  
唐幾處齋寮庖湏幾所器用若干退宇田廬幾地原  
田菜圃竹木泉石巖壑何所止歷歷載之爲界昭不  
可紊之規以貽法嗣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謀亦曰我  
則未嘗替也此凡在叢林立名萬年之說也閱其簿  
目覩其艱辛而叙其所以然者知定海縣事澄江繆  
燧也

先覺堂記

鄞邑

范光陽

翰林  
郡守

先覺堂者潮公建以奉普陀列祖暨先代諸禪師者



也其門有律與禪之別其世亦有遠與近之分而以潮公視之則皆其一本焉公以江左英賢出爲宗門龍象主普陀甫數年百廢具興先是海氛不靖徒僧內地洛伽遂墟公同其師通玄徒珂月皆挂錫慈之壽峯是時公已蘊負宏深戒珠圓映矣珂月壯齡有才周旋不去頹垣漏屋單瓢破笠相與論道證心暇則言生平所當爲事珂月之屬其師者曰方今

聖主在上天下又安海禁必弛普陀必復吾輩若重返舊林獲展素志有三大事不可不爲以爲祖庭光寵人天普利師笑問之則曰必置日以安衆設下院以

廣接待而最大者莫如爲諸祖建祠以報本指天畫地聲情慷慨師曰爾言良是但虞道不宏無愁志不展也吾具已成直須時耳何洛伽不洛伽哉未幾而果如珂月所言又未幾而果如潮公所言歲丁卯禁弛僧復已已

上賜帑金重建梵宮庚午總戎藍公請公主席此山迄壬申而奉先之堂成嗚呼何其速也不寧惟是而且桃花朱火墾田數十頃矣翁洲甬東雲間赤城各有不院矣嗚呼何其速且備也丙子秋予備員館中竊祿京邸通玄上人以書見屬乞記所謂先覺堂者上

人予從兄遂不獲辭予思天下事莫不成於志而遂於力然苟無道德以先之聲望以動之則志不可成而力不可遂嚮使潮公者其德不盛道不尊望不重則無以負荷三百年不傳之道數十年已廢之墟而光明輪奐之又使珂月之心不堅力不毅則雖有潮公爲之師其所輻輳填委之貲若粒且將銷歸於亾有而不能爲其師開千百年不毀之基遂已數十年冀望不可必得之心甚矣潮公珂月皆不可及也扣予又聞珂月病時幾殆有僧夢入茲堂一老人謂曰可服某藥輒愈且命其愈後卽當施食羣生言訖而

寤如其言治之卽霍然起然則追遠報本釋氏其亦有然者耶堂成潮公顏之曰先覺伊尹不云乎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今之民其不覺於儒而覺于釋者何限予將望公以清淨無爲之旨誘掖斯民草薄從忠蒸蒸向化以報

天子則安在儒釋之有二也乎公毋徒以其道名其堂而自覺其徒也則幾矣是爲序

法雨寺創建大雄寶殿記

慈谿 裘 璉

洛伽爲觀音大士示現說法之區遂以此山專歸之大士而他佛不與焉蓋溺於習見習聞而以拘攣之

胸隘廣大之教其學與識才與力俱不足以創久任  
遠也別公住持法雨十一年法雨舊名鎮海爲明大  
智禪師草創供奉大士之所其後聲光遠被願力宏  
臻擴而爲海潮寺又擴而賜金賜額爲鎮海寺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八年霑內帑之頒首復名藍於荒  
榛叢棘之中其力可謂艱而功可謂鉅矣三十二年  
建圓通大殿于光熙山之椒闕兩年又建大雄寶殿  
于圓通之後夫大雄圓通皆頌爲佛祖之詞初無分  
別然自有桑門之教則以大雄槩屬諸佛以圓通專  
屬觀音其來舊矣別公則俯而思仰而喟曰夫人見

不可以膠常識必貴於達本自釋伽文佛成道以來  
大士爲之附貳行化茲山不專奉大士不獨建圓通  
則無以定此山之主旣建圓通不兼奉諸佛亦無以  
成吾教之廣嗟乎甚矣別公之學深而識遠力大而  
才決也第奉大士不奉諸佛大士必歉然不安夫子  
贊武王周公之孝而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謂其善  
體文王之志云爾茲何其善體大士也乎大雄之設  
誠不可已矣戊寅秋余以志事淹留山中別公披情  
愔導登臨與余講賓主之權甚洽殿成屬爲記余曰  
大雄寶殿可無記茲山之大雄寶殿不可無記也大

雄爲諸佛建可無記大雄爲大士爲諸佛建不可無記也于是乎括其大意以著于篇使後之覽者知其用意不得以膠常拘攣之胸背達本廣大之教則亦余立言之旨也夫

普濟寺大殿重葢琉璃瓦記

前人

潮公主席普濟九年闢荒舉廢百度改觀于佛于衆幾無憾矣乃治梅岑之麓爲息耒之園將以憩勞而悅定焉未幾山左陶客有以工琉璃瓦之技見售者侈藝張詞輝煌焜耀公心艷之喟然曰嗟乎事不極不可息量不止不可已吾費貲以晏身何如竭財以

奉佛哉且琉璃之蓋寶陀舊事也吾將圖之於是輟  
息耒之役而專志於陶寢興不怠其徒進曰橐栲藏  
虛何以集事且銅瓦已具盍已諸公笑曰吾興寺以  
來何工不大吾徼福於普門利緣輻輳豈嘗堵金以  
待時哉昔人不云乎百全而後動天下必無事矣乃  
留山左之工于時諏日于時集徒于時治厰厰竟工  
乃進曰山中土粗而鹵不可用公曰何求而可工曰  
必得閩之福州越之蕭山其土乃可治耳遂治箬鍾  
發徒衆帆數大艘以往遠近畢舉自掘至運及出舟  
入厰往返時糧之具約泥一斗費錢十文一瓦約用



泥一十五觔一殿計瓦三萬蓋一瓦未見而三四千  
緡立盡矣公曰第爲之弗怯也悉索十年來善信私  
覲方丈之貲拮据稱貸殫力以圖今則役將半矣璉  
以志事入山公是時積勞患喘力疾扶杖偕余往觀  
所治之瓦已崇復鉅旣員且方陸離燦爛五色曜光  
殿之脊別治大瓦墉如雲如其中刻劃竈虬禽鳥龍  
卉之屬精妙欲活四周八隅輦飛矢棘之區各踞獅  
子鎮天神於其端跳躑顧盼鬚眉通身威神生動予  
驚覩之下眩目震魂照之鑑明拊之玉潤公見予喜  
則亦喜兩人鼓掌相慰勞也蓋其工之巧而成之難

如此有頃公瞿然若思爽然若遺貌有甚憂者予訝而叩之公曰吾嚮者不圖其費至此也今工甫半而貲竭香期尙遠布金無人爲之奈何殿工一日不竣予疾一日不瘳也予亦爲之悄然既而告公曰以佛之靈以公之誠緣必不否於已孚功必不剝於垂成公交遊滿天下鴻公鉅卿各費一朝之享大厦三萬間不難而何於此茆茆者乎况

聖天子崇道悅禪安知內帑之頒不更如曩時公其善自調護弗憂公聞予言則又轉戚爲欣語甫畢而陶人適至且言冬可畢春可葢我輩悉力安心以俟和

尙大緣之至耳公于是屬予曰先生卒卒四方恐蓋  
殿時無有爲我記者請預述焉可乎予曰治難耳蓋  
何難異日入雲凌漢卻風曜日之狀吾已不啻見之  
矣且吾今日對而審視不愈於仰而遙觀者萬萬耶  
遂詳叙以遺公使覽者知公用心之苦成功之難而  
敬佛如此其至也他日落成公必郵書慰予且告予  
某地某公傾囊若干委粒若干予將滌志焚香盥手  
加額代公稱頌是公于無已也

別公梅岑稿序

前人

士之幼負慧性遺世而逃於禪者必有魁傑不可束

縛之氣故雖入空門其才力所至類能旋轉劈畫與  
衰舉廢以寓其兼善天下之心此則其同於吾儒者  
也至其遺棄萬有娛情泉石靜心高致發爲清響則  
莊子所稱天籟者也吾儒櫻罹塵網者往往多不及  
焉洛伽法雨別公蜀之夔人負奇氣長才而隱於禪  
者生時父有異兆童齡出塵壯年受囑可謂奇矣自  
其主席此山剪荆棘驅麋鹿狐兔首創紺殿紅樓於  
奇巖秀壑之間規畫所至鉅細畢張十年之間遂爲  
聖朝興建菩薩道場莊嚴之首余疑其心勞力瘁而不  
暇爲和平要渺之音抒洩山川奇宕清淑之致矣別

公則不然長章短句與會淋漓懷古悼今纏綿情致  
蓋雖專門名家精研茲道者莫或先之嗚呼別公奈  
何其多才而又奈何其逃於禪也戊寅中秋余以志  
事入山與別公盤桓泉石披裛煙霞廬峯金山未之  
或遠暇日出其所梓梅岑稿屬爲序余屈首窮經二  
毛瓠落經世問道一不可自信以視別公何如哉然  
於詩則少而嗜焉老而習焉雖不能登李杜之堂入  
鮑謝之室自謂甘苦有得褒評賞詁津津不倦遇別  
公而不相傾倒吐所欲言不幾負此名山也哉爰不  
辭而爲之序

法雨寺新鑄大銅鑊銘

有序

前人

別公主法雨十有二年百廢具興戊寅中秋前三日鑄銅鑊一具重萬觔可受米二十四石計買銅千四百緡工匠雜需復三四百緡亦大役也余時脩志入山樂觀其成且感夫百工小道專精可觀於是爲之詳叙其事初買泥於慈谿之半浦雜人牛蹄踏至極熟搏質爲範俗稱塑子云一日內塑一日外塑內塑狀覆釜而實周有餘土規方架木先置坎中扇火燎炙極乾外塑狀仰盂而虛分三四層以便移運暴令堅好合兩塑時裏藏於表仰者亦覆方其爲內塑時

先以鑊之深廣定泥之高鉅次乃準鑊之數量其口底厚薄尺寸加泥如干合而具離又承濕刻劃多股以便燥時易去此爲假鑊此爲真塑矣及其堅好可合內外適符審無纖毫凹突則層揭外塑剝去內塑準鑊之泥去其假鑊而真塑出焉然後合之則內外塑空際皆受銅處而無形之鑊先成矣其內塑外土外塑內土皆銅相依附處必治令膩潤而後止欲成塑則先營掘坑塹深丈餘規方十丈儼如一室將冶塑合加木板蓋焉坑之旁東西屹起二爐亦治泥爲之高丈許大雨抱用鐵帶箝束數道兩爐相去可四

丈餘各距坑心二丈爐之外築土爲短垣長丈五尺  
高等身厚尺許謂之風墻治墻時於其外面留兩虛  
所若門置板扉一扇乍開乍闔以爲橐籥似門處其  
竇亦墻板扉內兩側垣近爐處鑿穴相通以受風其  
風板重大每板用三人挽之兩板共六人東西相埒  
力稍疲則更番迭休半晝夜大率百十數人云風墻  
卽風箱木者土之橫者鑿之此其所以異也爐之末  
各穴一竇呼爲金門泥封固之竇口承以溝道謂之  
溜溝用板爲幹外塗以泥可運動中濶五六寸承竇  
處濶尺許兩溝相接至塑頂頂有三穴中當臍處空



使洩氣而於溝將接處復設岐溝從兩旁穴流銅入  
塑中方其火炭紛投鼓扇斯亟風橫火熾爐紅似錦  
然後投銅其中銅盡方入鉛蓋銅質重凝而鉛性輕  
動用以洋溢敷暢爐火上騰皆作金光透數十丈銅  
氣中人頗惡皆飲甘草湯解之良久度爐內融浹乃  
開金門脫脫然紅波從爐注溝入穴直透塑底四周  
俱足至無所往然後湧而上騰布護清臍墳起不受  
則急塞金門自開距塞甫壯刻謂而鑊已成嗚呼始  
何其難而後何其易也賈太傅云天地爲爐陰陽爲  
冶萬物爲銅夫金質最堅也鼓之以風祭之以火則

銷鑠成液方圓鉅細隨範成形不能自主而況於人乎別公言曩者就鑄武林凡四次而功不成問所以然則此事爲者甚少工直又昂不成而亟鑄則利在工遇工之奸者故少其數以誘之一不成至再再不咸至三四而鑄鑊之貲已耗其半矣別公於是富銅裕器優禮厚直選工之良者入山而爲之而鑊卒成鑄之前一夕設供施食溥及幽冥其誠如此嗟乎今世人爲一事少折卽悔安能愈挫愈勇堅忍強毅如公耶余思釋氏之教兼愛忘身其法公普不自私利故一寺率至千百人同汲共爨釜不得不大又欲其

久也不得不變而爲銅夫一祖之孫一父之子多者  
十餘人少者纔數人而斗米尺布之諸煮豆然其之  
痛貽笑古今雖有小釜將無所用因思張公藝家及  
江州陳氏義門裴氏子孫多者至六七百人而不分  
居析箸吾不知其當日者鑊之大小異同何如矣別  
公又爲余言叢林中今惟靈隱有之他山尙不能則  
此一役在釋氏亦爲極難矣別公德厚而才長量優  
而心細規畫庶務井然燦然吾目中所見少有倫比  
使其不逃於禪爲君父負荷民物其設施建立庸可  
量耶吾是以感小道之可觀爲詳叙其事於右而系

之以銘銘曰造化大冶翕張無際風火相激金木交  
制人也則之利用成器萬鈞之鍾百斛之府愛人濟  
物隻手而舉禹鼎湯盤何細何鉅一飽胡求而優而  
游別公之德不爲已謀山高海濶永鎮千秋

潮音和尙中興普濟寺記

雲間

王鴻緒都憲

西方聖人之教雖不着一切色相而必以名山靈境  
莊嚴象設爲四衆起信皈依住之因又必得真叅實證  
堪爲人天眼目者演法其間斯足以震耀中土補陀  
洛伽首四大名山爲普門大士示現應跡之地較之  
清涼峩嶺尤爲神異提唱大法龍象蹴踏代不乏人

宋紹興有了公真歇元泰定有信公孚中明洪武有  
聯公祖芳百數十年傳薪記荊證證相映曹溪一杓  
水若以南海爲會歸祖席至四十二人獨聯公以後  
自永樂至今三百五十六年間宗風闕寂無聞時則  
中原濟上知識亦多韜光弗耀不獨所稱海濱孤絕  
處也卽萬歷中神宗慈聖太后爲九蓮下生崇信三  
寶龍宮法藏內府朱提之賜使命絡繹法門之興當  
在此際而未聞有大乘導師悟徹单提直指者以應  
帝釋之求而副輪王之命竹林瓔珞震旦雷音不得  
不謂之中微掛漏也今潮公爲天童密祖四世法裔

真叅實詣諸方所推膺總戎藍公之請自慈水壽峯  
卓錫茲山開示愚蒙敷揚微妙叅學禪那雲趨霧集  
三祖之後稱復盛焉又幸逢

聖天子布金龍藏增飾琳宮紺宇且頒賜

御書般若以寵耀之由是海中古刹向之奔突於鹿豕  
蔓沒於荆榛者一變而爲鼓鐘鏗鏦金碧輝映之地  
而吾潮公坐曲象牀提柳標杖闡第一義諦示不二  
法門不負古梵皇

今聖皇鄭重付囑之意是道則三祖之道時非紹興泰  
定之時併非僅故明洪永之時也非超前代而獨盛

者哉嘗曰大法之衰不在四衆而在狂禪多遊族姓  
脩飾竿牘務爲求名而中苾焉無所了吾之所不敢  
出也故每喜於岑寂無人之境寄折足鐺與一輩直  
朴衲子負米肩柴葺敝補殘而晨夕間痛劄深錐懸  
崖撒手梯接賢愚其視風穴单丁船子舉棹不啻過  
之所以克振三祖之門庭而大衆信服也從未有不  
誠而能動人及成事者此在世間法且然而况續佛  
慧命光復正教也乎然則遊四大名山而指圖牒所  
傳種種諸大士靈蹟吾謂不如潮公之法言德行爲  
可信也雲間去翁洲數百里順風一葦可航吾鄉者

宿尊信師教者乞予一言誦揚中與之績予爲涉筆  
記其梗槩如此若夫青蓮可摘白社可期予尙得問  
渡蛟門親金鑿而剖疑網豈非夙昔之大願也哉

別菴禪師語錄序

禹航 嚴曾渠 侍郎

余嘗讀昌黎送廖師序以衡山之神靈而郴州之氣  
之清淑也謂其蜿壇扶輿磅礴鬱積必有忠信材德  
之士生其間夫忠信材德之生固非苟焉而已處則  
爲天地扶植其綱常出則爲國家贊襄其德業又或  
逃禪學佛破迷謬解束縛以導斯民于清淨之途蓋  
不獨擔肩彼教提唱而昌明之而于聖君賢相勝殘



去殺之化爲多所裨益焉是則昌黎之三致意于一篇之中洵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別菴和尚四川之夔州人也巫山巫峽瞿塘灩澦之間險奇壯麗甲于荆梁固知其靈不異于衡山而清淑之氣且遠過于郴州和尙慧業夙根幼卽歸身浮屠持梵行精進堅確旣長受付囑于三山老人之門蓋潛心教外融證妙諦遂自三山而上爲鐵壁爲坎萬源源本本直接宗風於大慧學徒信公人士歸依乙丑始說法於蜀之高峯丁卯以出遊揚州來吾浙止南海之普陀道風日茂聲望彌重四方書帛之要請殆無虛歲戊辰

一攝杭之永壽丁丑再攝杭之聖因巳卯主席于吾  
邑之徑山今歲庚辰豎幟於無錫之慈雲每幢蓋所  
至其徒之先後奔走者數百人遠邇緇流之贏糧而  
雲集者數百人至若薦紳先生耕氓野老與夫販夫  
販婦之想望其容光幸側承其槌拂者殆不可以數  
計也其亦盛矣哉其昌黎所謂忠信材德者非耶當  
和尚之初止普陀也普陀適遭殘廢頽垣欹壁無莊  
嚴色相之觀和尚振其道力次第經營巳巳春

皇上巡幸江南名徹

宸聰特賜帑金以大其締造迨巳卯春六龍再駕和尚

普陀山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率衆迎鑿遂蒙召對顧問備至帑金再賜

宸翰登頒夫庶僚下吏固有終其身思一覲天顏而不可得者况乎綸綍之煌煌賚予之重疊尤非所敢妄冀也而和尚獨克荷寵休若此又以歎忠信材德之果不獨擔肩彼教而化理之裨益爲有當於

天心者在矣法嗣翠崖玉峯輩纂其語錄三十八卷分集摘要錄回卷徑山錄一卷梓行于世遺侍者澄照走京師問序于余惟余嚮往有年屬者聖因徑山之席且先郡邑之士大夫通殷勤效戒道前驅徒以繫官于朝不得一識面以快生平然竊念大慧當年固

終老吾邑之徑山而開明月之堂以延無垢矣今五百年而和尚旣嗣其宗風復來其舊地意者和尙爲大慧於今日余方爲無垢於他年彼明月堂中之笑語從容爲我俟之可耳于其問序也而併告之

普陀法雨寺新建

萬壽御碑亭記

鄭邑屠粹忠侍郎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普陀法雨寺住持性統創建萬壽御碑亭于圓通大殿之前表恩榮展祝釐而垂久遠于奕禩也先是二十八年翠華南巡因提臣陳世凱鎮臣黃大來之請賜帑建圓通等殿三十八年春

皇帝復南幸駐蹕杭州性統迎駕謝恩名見於行在所  
問勞再三寵眷優渥尋改前鎮海寺曰法雨給江南  
黃瓦一十二萬帑金千兩補全締造未竣之工  
賜額大殿曰天花法雨方丈曰脩持淨業旣又賜  
御榻米元章字一幀

御書金剛經一部于時

宸章輝爛焜耀海天性統深惟

聖恩固極臣僧何人邀此異數乃謀于提臣張雲翼趙  
弘燦鎮臣藍理施世驃郡邑臣甘國璧繆燧購美石  
延良工摹而鐫諸碑龍緣鳳額精妙入神最屬高承

玉峯聳峙且闢地構臺覆其上丹黃塗墍飛翬凌漢  
自開闢以迄今茲萬千年來盡

天章于鼇背勒

御翰于蛟頤可謂奇矣浴日月以助光華驅龍象以護  
風雨可謂壯矣于其落成性統寓書京邸命粹忠記  
其事忠初以

天威咫尺不敢妄贅一辭既而思之臯陶賡歌于復旦  
名爽矢音于卷阿自古有之遂正冠肅容稽首載拜  
而言曰於哉自古繼天御極之主聖神文武天縱多  
能未有如我

皇極經世一  
卷之三  
三

皇上者也維時車書一統玉帛萬國幅幘之廣亘古所  
無而且河海清晏山嶽懷柔四民恬熙萬類咸若休  
和遍宇內浴伽海外彈丸土耳置之若有若無寧遂  
以此損

聖治于萬一而聲教所訖紺宇斯開雨露一霑

天章以被類而推之無一夫不獲無一物不得其所可  
知也

御書比年來大小臣隣時受寵賜上以榮其祖父而下  
及其子孫其摹而登以石覆以亭者莫不榮耀里黨  
此皆臣子之分所宜自靖性統內空五藎外招萬有

乃所不能空且捐者惟

天子之殊恩意其忠君愛國之心勤懇無已而寓之乎  
此儒與釋豈有異哉曰

御碑表恩榮之自也曰

萬壽展祝釐之忱也他日望氣者東海日出之隅榮光  
四燭雲漢昭回嗚呼非中國有聖人則彼西方聖人  
之教其能至是也哉爰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息耒菴記

前人

潮公和尚主席普陀數年之間道風廣播瓊宮紺殿  
遙觀厥成矣近于寺右構數楹爲靜脩秘室繞屋皆



樹梅花額其室曰息耒蓋已直透本源化有象爲無象而萬法皆空故能返璞全真如足也說者謂浮屠之學行深般若以心田爲經開示因果以福田爲緯又藉研田出一言半偈爲度人慈航至于邪說橫行非其種者非耒不能鋤而去也愚魯無知者非耒無以開其昧也荆棘叢生又非耒無以樹其業也耒亦安可息哉公產自名邦出于望族劬經時卽有耕雲釣月之志及其脫白梅岑受賜平田杖屐蕭然又復有擔風宿草之致今其應名山遲赴諸公請轉盼而叢林改觀龍象咸集譬之深山野人忽膺帝眷若回

有之未嘗改其恂恂之狀至于接引後學驅牛奪食  
能使久叅大士失其故步籌畫布置不落近習非公  
素養者優曷能使所發者如是其宏且遠耶由是而  
觀其披星戴月胼手胝足致苗而秀秀而實者何一  
非善用耒之力也乎今大地正切皈依四方引領是  
非至誠無息無以答衆心而竟道果乃輒欲以息耒  
自閒者豈善夫石隱高蹈而流連于山林邱壑耶昔  
地藏誓願欲度盡衆生然後成佛大士現三十二應  
廣度一切潮公利尙又豈以度人無倦之心而一旦  
置此耒于不用也哉大抵一歲有一歲之餘餘則可

息也一日有一日之暇暇則可息也于心無著于事無礙不息亦息息亦不息也蓋自強不息者潮公之道體而可息則息者潮公之應世豈若避世者流一息肩而竟置民物于罔聞乎予昔蒙予告爲園于郡之東隅自謂足老于斯矣今乃復爲斗釜之祿羈縻京師聞潮公此舉而天下之役役于利名不獲一時休息者可以知止矣

分建慶忠鐵壁禪師舍利塔碑銘

序前

人

舍利者何鐵壁禪師覺幻靈殖之所變也塔舍利者何別公來普陀迎其祖鐵壁禪師舍利奉一分建塔

餘杭徑山留一分而塔于是山者也有說乎曰有于  
此見鐵師之道之高澤之遠而能令其孫思慕永久  
而不怠也又于此見別公之誠于所事敬于所尊而  
能卽法雨爲治平卽白華爲慶忠也其鐵壁禪師大  
德高行詳于年譜載于續燈流行于語錄茲可無贅  
示寂于康熙戊申其骨殖分建窆塔波于西蜀治平  
高峯至于賚送舍利前來則禪師之嗣法子治平繼  
席竺峯敏公也或疑且難之曰首邱之義古也志之  
慶忠自慶忠耳于白華乎何居慶忠而白華之不幾  
于法雨而治平之乎予笑曰子何其泥于古而拘于

方也夫德不限封道不限域靈不限時以別公之心  
喪其祖終身不怠卽使埋土爲藏指樹爲表曰此吾  
祖之塔也鐵師猶將依之不去而況于舍利之所在  
乎誠如子言則是西方聖人泥洹恒河不宜入東土  
東土亦不宜崇其宮嚴其像而奉之也則是達磨者  
不當南來圖其教而委其骨于炎荒也嗚呼其亦弗  
思而已矣夫如是予安得而不銘銘曰至人不死非  
不死也愛靈變化於塔天下舍利之來來自虔忠分  
于法而道流德風東海湯湯梅岑禪禪善啓善承爲  
千古式

別建三山來禪師衣鉢塔銘

序

海寧

楊雍建

都御史

蜀東三山來禪師既于康熙乙丑之秋示寂高峯其嗣法門人千夫性一等旋送靈殖入慶忠祖塔至今一十三年來其最後傳道高第弟子別菴統公則復以禪師衣鉢建塔於普陀澄靈澗者來請銘于予予往在禾中辱與師交不敢辭予惟釋氏之教取舍虛實異于吾儒顧其欲利物濟世行道傳後則其旨與吾儒同至于生死之際咸謂吾儒視之真釋氏視之幻而其寔不然吾儒之言曰生寄死歸故士君子當綱常名教之繫見危授命所稱死有重于泰山者言

其義而已其視死如歸之槩早已脫然于胸中若夫  
沾滯萬有貪生畏死者愚夫豎子耳至釋氏之言則  
曰生死事大故一二庸妄之徒廁足禪門者托爲達  
情曠見以四大爲空以泥洹爲樂言之甚易履之甚  
難而其間真脩實證了然有得者每以割愛捐慾爲  
兢兢一語及再生閱世則厭苦之由是言之儒所輕  
在死故舍生取義者乃爲真儒釋所重在死故了然  
所往者乃爲真釋真釋真儒莫不各有所得而止大  
抵儒所得在死之前而釋所得在死之後則其生平  
取舍虛實之致亦概可見矣今按禪師年譜行狀及

語錄諸書則師三十以前爲真儒少孝于二親雖早  
慕玄脩而不肯忽棄長遭亂離勇戰忠國以護鄉里  
三十以後爲真釋精叅密詣著書講學倡道西北以  
鐸東南嗚呼嚮微師烏能有是弟如別公者哉別公  
于師所授無不實履于所未發無不闡微繹幽流暢  
人寰今主席法雨又奉其師衣鉢吉其方崇其塔宏  
其制以藏之此皆三山禪師示寂時所不意得此于  
今日者也且師雖諄諄以廣道東南爲屬又孰料其  
不壞之寶輝潤海隅一如身至其地也乎古人曰魂  
氣則無不之也况于敦不迷之性超萬劫之靈而情



然不知其弟子之親師而衛道也耶出其緒餘以福  
人天所可爲師信轉爲別公信者耳禪師出處始終  
大節詳具見于他文余不更列第述其慶忠而再塔  
于普陀者如此以遺其後人是爲銘銘曰相如褒雄  
蜀才肆好叶許澤遠教衰儒勿能有三山人豪功名  
敝帚一肩釋統轟雷傾斗慶忠之塔豎埒高峯彼衣  
鉢內色相俱空光鉉怪偉來厭蛟龍澄靈一勺與岷  
峩通夢夢者魂滯于逝所惟皎皎靈在右在左騎象  
踏獅駕菴亦可滄海則桑塔也不墮叶上聲

施公生祠記

郫邑

萬經得脩

士君子立身揚名其豐功偉烈可著于當時可傳于後世者青史載之矣又能推其所餘使方外之民頌功德于勿衰尸俎豆于奕世是又其靈根天植雖處世網不爲事物所淆故能于撫字愛養之中而宏護于潛脩密證之區其志量之廣大識見之高遠豈凡屬居官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如元戎施公其殆有不可及者歟公本將種世有令德其秉鉞于定也輕裘緩帶詩酒永日雖際時之昌哉亦公之才智過人故能先聲而懾衆不誠而事成也普陀名山乃其轄下或承使命或視師旅常航過其地繼之則爲

聖朝祝萬壽并爲母太夫人祈遐齡亦時往其間由是與方丈諸師叙談移日公不知有名位之可拘而山中亦若忘人之勢惟于寺之得失利病事之開遮趨避無不導止無不斡旋山中德焉謀肖像于護法諸神之列是公之厚德高誼入人者深故思慕之不足而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而對越之豈若世之阿好以爲容而去則毀之者哉吾聞釋尊善逝在靈山會上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蓋僧行忍辱外侮易乘不有屏翰其何以穀公其受囑靈山者歟又聞士大夫之英敏特達克荷綱常者皆從三寶中來分散四方共

子罕言仁而慈與孝並舉曾子亦並舉之佛氏言慈復言悲而其要歸則曰能仁世之崇奉大悲者是必以佛之慈且悲體而行之以及于民物非但求佛之慈且悲加乎我一人之身也普陀白華菴長老者公渾厚而和平樸誠以應物融融樂易靡有人我之界限畫于中天然一慈氏家風也歲壬午與其徒能學剖公謀建大悲閣于白衣真應殿之西閣之下爲正趣堂堂之左北巖之下有真歇泉翦鑑池皆名景者公潔一寮舍于堂之陰飲泉而甘坐石而安朝斯夕斯持誦于斯禪晏之餘環顧世間營營不返者深淵

坑穽日就淪陷而罔覺目擊心鉢傷如何矣斯大悲  
閣之所由建也人之瞻斯像也當必一爲諦審佛何  
爲而悲人又何故而動佛之悲今之建閣以奉大悲  
者何心人之瞻大悲而悚然者又何心如是以思當  
必知所修矣不具文以飾觀當顧名而思義推其義  
斯得其實實義之所在卽脩持之所自出世有凡夫  
于理之最實者虛之而不求境之最虛最幻者視以  
爲實而沾沾焉爲之今夫建閣之意虛乎實乎曰存  
其名則虛推其義則實我于者公剖公之建閣而知  
其爲實義之所發也余本時人性不習僞亦嘗有悲

憫沉溺之感往來於中而不自已每與耆公輩同遊  
閣下未嘗不嘆大悲佛願力之宏且大也閣之成者  
公倡之剖公和之衆信贊之剖公以下二世元復大  
隱瘁其心力以任之後之人念功成之不易體前指  
之所在而思所以善承之苟不能是則不惟不能悲  
人之悲且不能自悲而轉爲人所悲也不亦負前人  
之德歟

海岸菴後記

奉化 陳于蕃 知縣

創業難守成亦難守成而創業爲尤難本無而創之  
爲有百度具與胎厥後人此非有爲之才過人之智

不能也業旣創矣而子若孫制節謹度克守成業勿墜勿壞此中材以上亦非尋常人可及至于傳世旣遠人衰祚薄以至壞敗頽墜不可收拾而有人焉毅然獨起肩難任巨振前啓後悉恢而廓之此又作述兼能其經營才智更爲曠世而僅見者海岸菴卽三元殿奠址海濙爲寶陀首刹創于前萬歷五年僧明安之手固所稱宏敞備美可以傳世永遠者迨後漸以陵替往往爲老成者宿咨嗟嘆息有欲恢其盛而無其人之憾幸明安十一世孫源律之徒廣贊字實相者起而承其任實相爲吾勤族祖殉難侍御天工

先生後人厭塵出世難度此山出其才智殫精竭慮墜者舉廢者脩不數年而克繩厥美且有以光大前猷而增廓之是以守成之德而兼創業之才豈不倍難于尋常萬萬哉惜乎其以不世之才智不用之以紹箕裘于祖步而喜用之以興崇功于佛氏也然而人特患不自立耳苟有以自立則入世出世無異也今實相能爲人所不能爲使百數十年旣墜之緒一旦振興之而有以裕其後其人其業均可不朽吾又願其後之人常思守成創業之難而善繼善述勿至墜其業而敗其成亦能有以增廓而宏大之則吾寔



相之功德且將與寶陀之山海並垂不朽矣是不可  
以不紀其盛

補陀法華樓記

宛平

孫文成

織造部堂

補陀寺左有法華洞爲山中勝景最著之地展復初  
長老普周爲寺住持有山右僧照潔來香于山應寺  
執役隨往豫章募碗寺中以其爲衆服勞構樓三間  
于洞頂以樓照潔禮誦薰脩且酬勞也已卯歲

皇上南幸欽使乾清宮總管內臣顧公問行恭代

乘輿申香遊覽至此喜峯壑清邃慨然有超塵軼世之  
志遂移舊樓三間于平坡仍照潔居之而本寺常住

乃聖蓋新樓三間于原基以奉顧公生祠焉公既不  
果來山就古北口建南天門爲洛伽勝境想見名山  
雖遠方寸非遙公之嚮往之深良有以也已丑夏普  
濟方丈釋堂和尚名對熱河走謁顧公面述法華樓  
旣不能遂夙志今則已矣聞問旣疎樓漸頽欹歷甲  
午之夏都門大佛堂正音法主老和尚來香普陀忻  
然作支公脩隱計釋堂商之者宿衆等悉知正老和  
尙戒律精嚴言行端恪燕山證問者多受其策勵遂  
羣舉以法華樓爲卓錫地且知正老和尚夙爲予所  
皈向者因問之予予以

皇恩浩蕩無可仰酬正擬訪清淨之區虔供

萬歲龍牌敬延高僧諷誦梵典以抒祝國佑民之願不  
禁踴躍贊襄正老和尚已自出白金五十兩屬寺載  
新脩葺予又捐俸百兩旁拓五架兩間一街爲溷瀉  
薪水之地外有法華菴基以作正老和尚蔬圃之用  
亦可建置總之日新月盛徒子法孫晨鐘暮鼓永爲  
正老和尚卓錫世守爲千秋不朽之盛地遙知名山  
大利因人而傳十笏數椽有清淨脩持如正老和尚  
者實爲山名而人名其人足傳而其地更足傳也後  
之覽者亦將知予一身許國皈心內乘之深切云爾

從兄通玄上人詩序

鄞邑范煒中書

詩必隱逸者能之乎非也隱逸者棲遲山林身閒心  
靜其地其時俱可以爲工詩之具故古今來隱逸者  
之詩率多傳耳從兄今號通玄者幼慧而寂與余輩  
羣從出就外傳輒不喜經心塵務甫十七竟逃浮屠  
從師卓錫于洛伽之旃檀迄遣徒入內則居慈水之  
壽峯先覺寺所到修舉廢墜光寵祖庭及海禁弛則  
又還普陀主大寺方丈良以道聲慈味爲壇場屬望  
故也予自釋褐奔是風塵羈縲外吏填箠絕和者且  
數十年雖鬚眉笑貌忽忽如夢求一見不可得又安

知兄之能詩也乎曩歲在辛丑予嘗一過梅岑兄是時尙不與予言詩及今復閱三十餘年兄道益高心益古貌益臞神益旺而詩亦益工客有從海外來者屢屢爲予言之予思一見其詩遂函請以來讀之而乃知兄不獨成佛當在靈運前卽爲詩亦不許僧彌難也兄之詩清真蒼朴發揮性靈亦不甚拘格律如高山飛瀑寒林著雪非不磊落爛熳也要其體質玉潔冰清絕不惹一點脂粉塵垢氣爲可貴耳由是言之詩則兄工知則我獨以是評兄之詩而輒序其大意以遺兄未知以予爲有當否也嗚呼春濤激雲鬢

林卻日奇葩異鳥繞案盈庭當斯時也榮辱不加理  
亂不聞興之所至慨然成咏其詩亦安得而不佳然  
則予之所不如兄者獨一詩乎哉

珂月禪師小傳

前人

珂月禪師名心明別號釋堂海安邵氏子母王方二  
氏夢白衣女抱嬰兒入室而孕七歲就外傳喜繪大  
士像供之聞人諷梵典輒能暗誦母私異之年十三  
爲聘王氏女師不喜卻之于是忤母意又性剛使氣  
不修小節其舅氏欲以法繩之遂棄家之洛伽山投  
旃檀林禮今潮音和尚時號崑霞者爲師閱四年海

氛不靖徙僧內地邵氏控諸官督令歸宗潮音和尚亦謂之曰汝欲學佛而先絕先人似續不孝不可汝必返居未踰年母既卒其叔忽爲瘕狗所傷斃師猛然念身世無常夙志加厲仍依其師于壽峯出其羸助師創葺先覺聖壽二寺終已不悔噫師可謂大徹悟大勇猛非尋常溷世緣染塵垢依徙不就而逃于禪者比也方其住先覺時壞壁破瓢風燈雨磬岑寂不堪師才大志沉鬱鬱無所試則共思返故土興梵刹利人天夜必焚香密禱未幾而海禁果弛師喜可知也康熙二十七年其師祖通玄應當塗紳衿之請

爲普陀寺統轄住持師佐之百廢具興普陀自開山以後或禪或律屢廢屢復甚而縻爵披紫梵行益弛師與其師心竊傷之二十九年元戊藍公始納其言易律爲禪亟請潮公主席大振玄風而後宋之真歇元之孚中法燈重朗其間殫志竭力左提右挈則皆師之功也嘗治事往來郡邑過橫水洋颺風大作舟覆師溺若有拯之者得達于岸而蘇其犯難嘗險大率多此類戊寅冬潮公示寂合山重其能舉師主席師固遜其法兄古心而急公任事不怠不倦如初師爲人剛外毅中不阿不苟喜施而廉取不苟安不中



輟少時讀書畧解大意及受囑于梵典直決指歸亦  
不朝夕諷誦作豆蔬腐語其事潮公也殫忠盡瘁措  
柱門戶堵禦外侮臨權達變以智以勇不知者以黯  
率龕豪目之孰意其大節巉然大功偉然如此也其  
祖通公爲予從兄故知之獨詳潮公示寂時亦爲予  
言珂月之勤義不忍泯值志成通公屬予爲之傳予  
不辭

見虹禪師語錄序

文安李灼知縣

自佛教東行以來天下之名山大川半爲蘭若其間  
鍾乾坤之靈顯菩薩之蹟甲宇內而稱最勝者指不

四五屈一燈相傳必有善知識其人卓錫住持闡揚  
宗教或豎指伸拳或拈花汲水悉爲指趣所流露舉  
示僉夫雖重譯講解而亦難以喻其意也補陀洛伽  
山爲大士道場孤峙海中自宋迄今歷發帑金建造  
寺宇而 本朝爲尤渥爰有前後二寺地雖分而規  
模無異使世之人知大士之神充滿洋溢蓋亦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之意耳後寺住持見虹禪師學有淵  
源窺探上乘凡值天雲晝垂海水夜嘯時直欲掀翻  
八極喝破大千然遇雨晴花發禪靜堂空又未嘗不  
瞬目揚眉歷指恒沙于萬萬也以故上堂說法煞有

巴鼻語必透宗意歸無上凡其豎拂披衣總合諸天  
合掌其徒輩側聞而備錄之將以付梓一航飛渡聞  
序于余余燕地一書生也門外漢詎足以語此既而  
開其卷則性靈洞達如有所得可解者解之不可解  
者以不解解之而卒亦無不解之解乃知禪師語錄  
初不在語正在無語處得之則無語處皆其所語其  
爲語也不亦大哉方擬公餘之暇駕舟奉謁與師攜  
手于潮音梵音之間瞻大士之慈悲俯洪波之噴薄  
試啓片言直求指示生平之願可以慰矣奈何匏繫  
之根未能卽爲斬斷敬題數語聊申嚮往惟禪師不

拒門外他日從容求示細領棒喝其于名山宗教之  
旨庶幾窺見一斑不更有幸乎

特旨脩建普陀山普濟法雨二寺記

錢塘

王

璣巡撫

雍正辛亥季春璣承

天子命董役于南海補陀之前後山普濟法雨兩寺俾  
舊者新之缺者補之重興釋梵是歲五月卽飭裝東  
渡逾江越海遠涉重洋敬率官役繪畫其林園籌畫  
其經費歸以告諸官保李制軍遂爾預遴採辦收司  
儲備興作需用鳩工選料運米布金廼卜秋九月十  
有九日是吉以經始焉夫洛伽懸峙東南海中去定

邑水程一潮值風恬浪靜晝夜可到雖約畧幾二三百里然泄無涯畔又似未易測度者聿稽大士由清涼山汜海顯靈縱選法幢卽華嚴所載善財二十八叅處經云五十四叅南徧百城歸原返叅則南海又有一叅亦此境也迨宋室以院改寺易律爲禪累朝增益非無櫃施而結構經營終鮮完美蓋以陸續天章堂皇無何且富海岸孤絕處多乘風搖撼海氣炎蒸僅外時加粉飾點綴裝飾求其華彩高堅蓋亦難矣

聖祖仁皇帝南巡頒錫至再殿宇得以尊崇茲復恭逢

我

皇上特發帑金重加脩建使千秋勝槩一旦完全廣拓  
莊嚴相章具美可勝言哉時則有浙省之當事諸公  
爲璣匡志所不逮委派員弁爲璣佐力所未周閱二  
十二月而功竣并于潮音梵音示現二洞悉加脩葺  
以及開山築廡脈絡貫通供器法具靡勿隆煥計費  
幾七萬金斯役也徒載近二千餘人三年往還于巨  
波浩淼中無一失斯益徵慈悲之接引無窮濟渡之  
順利不淺雖邀我佛神靈亦屬衆誠感格至若歸神  
鐘于咬啣叭開運道于千步沙羣瞻天后之川燈兆

聚應真于石塔顯化圓通有同示現此又咸有見聞  
殆非神奇獨秘者也茲山雖隔清水橫水蓮花三洋  
猶翁洲所屬于時宰其邑誨爲嶺南黃公應熊以茂  
才服官實著績挺生此賢藉收臂指之效則又神  
人率俾以孚感名之理有然爾對山爲安期鄉隔海  
有輿崙山田四十六頃餘奉

俞旨蠲免稅糧第惠不偏于方丈惟外此精藍享其利  
前後二山住持每苦香資春積不足以供結制之流  
因爲之建議作善後良圖均合山之授田各出升粟  
而佐兩寺下方丈有司具有牘籍奉行焉若夫脩建

處所其在事賢勞例載碑陰並去不列嗣是梯山航海膜拜焚脩遠踰神山同登彼岸極目則金碧琉璃進步則俯仰高厚且復域旣坦平遠來者欣開壽域田均平等近悅者利益福田功隨山海淵深道並乾坤悠久况沐

繪音叠下表繼御之無疆

天語親承標雲霞于真際惟冀心傳緇侶護寶刹而永頒神庥香妙白華證金身而彌昭

帝力璣雖不敏而奉職幸無隕越爰志其顛末以貽世之瞻仰者



送法澤智公住持法雨寺序

粵東

黃應熊

邑侯

今天子御極以來時和年豐萬方敎寧猶欲化行俗美胥躋民於仁壽之域也既聞新闕里先師廟極魏以煥復念普陀爲

聖祖仁皇帝脩建道場大士以慈悲法門勸人行善爲靈甚著實可以助聖教而裨治道遂大發帑遣專官與脩梵字典至隆也維時法雨方丈樂道以年老告退當專諸憲威謀勸善若徒解拳拳豎指者而才幹鈍魯不能事事其又有以綜理庶務無負德意乃令合山兩寺公舉才德兼優泉所素服者主厥山事僉

以法澤名應法澤閩之漳平人稟龍門之淑氣感蓮  
朶之慧根謝簪紱於華閤悟衣珠之圓性年十五祝  
髮十九卽受具足又十年至普陀別菴和尚嫡嗣在  
璿奇之授以法要竺典爛熟禪律兼通凡所謂石鞏  
之箭雪峯之毬天龍之一指禪默契玄悟造入精微  
一時老宿無敢致難者歷載爲寺監院通達諳練調  
御得宜以禪德而兼才望余來定卽慕其名諸憲亦  
無不知有法澤者咸樂所舉之得人也遂於今辛亥  
中秋後二日迎以進院俾登獅王之座而余復贈以  
言曰西方法門雖與吾聖人之教有異徹蓋導迷誘

掖不倦孜孜與人爲善之心則固若符也爲教不同  
同歸於善爲善不同同歸於治

聖天子之莊嚴普陀非徒以增名山之勝又非徒尙清  
淨之教之謂其謂大士婆心圓通應化可以度衆生  
而登之善果也今者經理伊始法澤旣出其才程版  
築物土宜量度堂構成鉅麗之觀以襄

天子佛地重光之事異日者竣工落成十方瞻仰法澤  
尤當益宏其德普度大千照迷途拯愆海化頑暴而  
歸淳良臻時雍之休以仰體

天子神道設教之心則豈惟大士道場登荷朝宗之寵

風清俗美法運昌明住持寶地者其亦永有休光余承乏守土於茲慎簡住持之能否者余責也故不禁諄諄如此

重建普陀前後兩寺記

前人

雍正八年冬余蒞定之周月巡閱四境乃航海由沈家門過蓮花洋抵普陀洛伽山是爲觀音大士說法道場有兩寺在前曰普濟在後曰法雨皆

聖祖仁皇帝兩次發帑錫以嘉名者禮佛畢登白華頂頂居四山之中傑出衆峯跨其上東望日本貢艘連雲北眺登萊香船蔽日南闔粵西吳會皆近在眉睫

間海波潮汐山勢蜿蜒杳冥變幻蒼蔚虧蔽無不環  
衛奔趨爭奇競秀以豁遊人眼目洋洋乎大觀置身  
萬仞洵覺呼吸之氣欲通帝座也明年欣逢我

皇上賜帑七萬兩命原任戶部侍郎王璣監脩余以守  
土臣復得奔走山中往返經理始辛亥九月十八日  
竣今癸丑六月二日琳宇紺殿穹窿璀璨真可謂天  
壤間第一花宮矣十月三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禮部侍郎留保到山延僧諷經虔祝

天子萬年既暇語余曰向者余奉 旨督脩闕里先師  
廟又監督龍虎山上清宮等工俱有紀畧以載今普

陀佛地荷蒙恩建可無紀述以示後來子其任之以全三教盛事若何余唯唯不敢以不敏辭因思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姿爲脩齊治平之化凡所以敷政寧人者一與先聖同符乃杏壇旣脩之後併及道山茲復致力普陀如此其巍且煥豈從清淨教哉重念四海蒼生弗獲盡化淳良而臻康阜欲藉大士之香風花雨徹蓋導迷俾天下匹夫匹婦悉納之於仁壽之域也普陀山川之靈險奇瑰前人之述備矣惟是兩寺代有廢興至我朝而極盛則誠不可不一珥筆以虛天家之湛恩曠典自短姑道頭而上有木華

表一題曰海天二梵此爲入山之第一境夾道多撐  
雲古木從妙莊嚴路進里許至正趣亭舊曰坐坐亭  
鯨濤甫脫佛國初登行者至此汔可小憩也再過石  
坊下馬則爲新建

皇上御碑亭亭後海印池中建六角水亭連巨石橋周  
以扶欄亭亭東西各有池通海印東爲永壽橋西瑤池  
橋種芙蓉亭亭淨植香聞數里多並蒂過橋上臺基  
爲

聖祖御碑亭五間前有大古栢十餘株蒼老干霄皆連  
抱者亭兩旁建東西角門由角門北上爲天王殿五

間殿之前東偏爲延壽堂仰觀之則鐘樓在焉西偏爲碧峯祠仰觀之則鼓樓在焉復由殿左右之垂花門而進東西配殿各十間東衛教堂伽藍殿西崇德堂祖師堂曲欄迴廊交互周折既而上月臺崇敞瑩明鴛瓦輝煌獅柱跳躑中懸

聖祖御書普濟羣靈額者則大圓通殿矣殿五間十五楹中供大觀世音一尊又內造像出海像各一尊東側彌陀佛西則鰲魚觀音又各一尊兩旁圓通佛又共三十二尊而韋馱一尊則立護於殿之後焉東配殿三間爲靈應殿西配殿三間爲大帝殿又下東西



羅漢堂各六間過此歷階而升卽藏經閣上懸

聖額中貯金經閣東之全彰堂改爲戒堂閣西之祖先堂改爲方丈戒堂下瑞日樓爲二時僧飯之所方丈下慶雲樓爲客僧挂包之房閣之後爲景命殿獅子窟之

宸翰在焉出殿後紆餘旋折層累而上兀然巽然孤高爽塏者卽古之所謂煙霞館也前寺在靈鷲峯麓處山之阿地勢夷坦不能眺遠故住僧多饒蓄積而無山海之觀惟登斯館躡屐振衣峯巒蒼翠島嶼明沒煙水霧霞繚繞襟袖昔人命義最有深意惜今羣呼

爲四監祠以中供前明所遣督造者四監雖功於寺而遽以寺勝景之最者屬之亦覺其過矣至於千僧樓十二間天字樓得月樓留衣堂齋戒廳俱各五間以及涸涸倉庖之所皆毗附殿閣之前後合之而前寺之規模可觀已出前寺東北行將一里過几寶嶺嶺多怪石石多鑄佛像及題字者沿麓爲玉堂街行千步沙上逶迤過旃檀林又里許抵光熙峯下則後寺又復巍聳矣先到逸雲菴爲老僧性統退居舊所一折而東再折而北度新石橋舊入寺者路從西地家謂生氣東旺故改於東首建高閣三間供天后像

憑欄一望海天萬里夫后之精靈拯危困於順坦拔  
迷溺於生全與大士開大方便法門度衆生同一慈  
悲閣之成也羣見后自東海駕舟來明燈閃閃是固  
大士所樂得共施慈航以濟世乎由閣下入轉西北  
石坊一刹竿二朱牆屏之初上第一層舊皆古木合  
抱地反苦隘剔而闢之廓如也建天王殿五間十一  
楹東西山門各一第二層高爽寬坦臺基存焉新建  
皇上御碑亭於第三層從亭後歷級而上爲第四層大  
圓通殿七間十五楹周遭石欄四十六柱獅子生活  
張牙欲撲中供大觀世音一尊白衣如意像各一尊

又內造觀音一尊列十八尊者於旁殿後以太湖石琢送子觀音一堂叩之琤琤然響禱亦如響

聖祖御書之額曰天花法雨者麗於殿上其殿蓋九龍盤拱及黃瓦亦

聖祖命撤金陵舊殿以賜者故又呼九龍殿云

聖祖之萬壽御碑亭五間七楹者在第五層亭後大雄寶殿五間供釋伽佛三尊又鐵觀音一尊卽千步沙放光佛首所範成者屢著靈應監督欲移供圓通殿以從其類昇之再四終不肯動亦一異也最上之第一層從山門進而數之則第六矣爲藏經閣七間上

供藥師佛懸

聖祖御書藏經閣額並所賜大乘經一藏而下爲法堂  
焉蓋後寺嵌山挹海峩截業皆從峻壁懸澗中刻  
鑿砌累以成巨剎自山門陟歷而上五六層始造上  
方所謂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幽折夷曠不愧步步入  
勝矣其殿宇左右兩翼則亦視殿之高高下下以爲  
曲折由東山門而過爲三聖堂過鐘樓上松風閣齋  
樓香積厨東禪堂各所至大雄殿左之準提殿而松  
風之後又有香客樓香積之後又有鶴煙居焉由西  
山門而進爲龍王堂過鼓樓上水月樓西客堂戒堂

三生堂各所至大雄殿右之伏魔殿而西客堂之後  
舊留衣堂今爲齋戒廳廳之前又有客堂及雲水堂  
焉最上藏經閣之左爲三官閣祖師堂龍泉淙淙迸  
出石罅間則又爲龍井室右爲方丈有脩持淨業扁  
額

聖祖御書賜僧性鏡者再右爲怡情室供珠寶佛一尊  
高三尺許純金所範數百顆珠爲瓔珞精妙莫論遊  
人至此登峯造極俯視一切滓穢去清虛來余客歲  
所登白華頂者卽在是閣之後試自山門屈指而進  
不知其拾幾十百級而後至斯蓋寧陡峻幽邃以驗

遊人濟勝有具與否而必不肯一往直造使覽者瞭然無餘也。溷漏倉庖爲寺所不可少者亦各有所規制之在於後寺者又如此。若夫兩寺之外合山精藍計一百餘區。惟潮音梵音二洞爲大士現身之地。函香入山者無不向兩菴之懸崖絕壑。泥首崩角以希一見故。

聖祖皆賜御書而今又從而新之總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

聖祖欲胥天下而登於善域故設教以神道茲之所新

者因曲承前志之所未備以爲羣黎錫福卽仍之而不稍更者亦默體

聖祖愛惜物力至意鶯嶺龍宮苟極輝煌壯麗可以棲佛而庇僧則亦無事更張功成德溥恩施滲漉實與尊師崇聖驅邪延真無偏無黨同一牖民遷善以成時雍風動之休

聖聖之心若合符節則今珥筆紀述無論孰仍孰改孰脩孰建其敢不盡舉而鋪張揚厲之也哉爰紀兩寺之制之出於天家之恩者以垂久遠乃若山之所爲名佛之所爲靈則有志存不用贅也



普濟寺監院克勤善上人記 前人

昔韓退之不距浮屠與文暢高閑相往還而又病柳  
子厚嗜浮屠言且訾其與浮屠遊蓋天下有髡而緇  
者名爲佛徒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  
放恣也然其間豈無屏絕聲色淡節臭味約身勞體  
以自刻苦居無尋丈之息行有風濤跋涉之艱屬屬  
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如洛伽普濟  
寺克勤上人本奉川鄔氏巨族子弟十九歲丁外艱  
繼以喪偶遂來普陀禮大士祝髮於士美受戒與法  
於繹堂越十二年卽爲監院以其身不辭勞瘁一心

協力招提有得於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老和尚六次進都門謝

皇上頒賜隆恩必克勤與之偕行道上遇泉聲山色無  
不與和尚悟爲廣長舌清淨身雍正九年蒙

聖天子垂念普陀爲大士道場發帑大脩前後兩寺土  
木繁多工匠塌塞或錯若碁置或翳若雲屯余幾窘  
於措處賴克勤逐一經營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  
土物俱如老作宮室而且剝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滄  
溝導伏流無不身先之或笑克勤何不憚煩乃爾克  
勤曰我不能爲須達多長者其尚可虛糜 天家之

大賚而靳惜一已之肌膚精力乎於是咸嘖嘖稱曰  
誠爲善上人也釋堂嘗以年老告休環普陀僧與余  
皆欣然欲延克勤繼席而克勤堅辭以爲於伽葉相  
傳一派猶未能自信且身荷普濟總持亦未便退偃  
於丈室如克勤者非王遵巖所謂會精於性地殫力  
於心源者耶夫苟能於性地心源月皎春融卽與吾  
儒之存心養性無毫髮異起昌黎柳州一輩與克勤  
遊當不深爲之距而懽然相和答以樂余因乘簿書  
之暇而亦樂爲之記

法雨寺神鐘記

古閩

許良彬 提督

普陀洛伽山在南海距閩粵順風揚帆可三日至余  
夙仰靈異欲一頓顙紫竹林中宦塵纏縛有願未遑  
也雍正六年奉命鎮兵南海普陀法雨寺住持法澤  
者爲余族弟以書來云寺有鐘成于前明萬歷之初  
蓋歷有年矣康熙四年遭紅夷蹂躪寺中藏經佛寶  
蕩然一洗鐘亦被載以去至彼國城門鐘體頓重百  
人舁之不動乃寘城外歲久土湮無復知識者近忽  
于彼放光晝夜作雷音吼衆異而掘之則鉅然一鐘  
也視欵識知爲普陀故物已托洋商請歸在灣丐爲  
轉致成此一段靈蹟也旋余荷承

聖恩提督福建水師乃屬新灣鎮併致書總制及浙撫  
軍宛轉浮海載歸法雨時法雨于雍正九年蒙

皇上發數萬帑遣官重新殿宇十一年工甫竣衆僧于  
萬壽日讚頌祝釐鐘適以是日至衆僧歎異歡慶倍常  
余思是鐘没于外國幾七十年矣重沙積土示靈現  
異涉歷數萬里洪濤巨浪歸復故處自非菩薩靈光  
神照何以能是菩薩于故山一鐘猶不忍棄之于外  
洋塵土之下而必呵護以復其舊則于其說法應化  
道場祥光遍滿更宜如何其胥蠻布漢也况乎行與  
吉會海宇昇平朝廷樂道舊殿維新舊鐘復故電流

虹繞之辰恰相會值斯固慈尊靈佛感我

聖天子嚮道崇善特假之鐘以示靈異而默佑有道無  
疆于萬年也不惟山門之光凡茲臣子莫不共藉佛  
庥以申嵩祝矣法澤在家時早穎志慕脩淨父母不  
能禁今主普陀人衆歸服余雖未至普陀覩茲靈異  
嚮往彌深法澤朝夕侍蓮花座勇猛精進正果圓成  
菩薩有不樂爲接引者耶因紀是鐘之異而併以勉  
焉

法澤和尚傳

鄞邑 邵基 巡撫

法澤和尚者名明智閩漳平人俗姓許故簪紱家母

沈氏將坐蓐夢菩薩界白蓮花一朶曰以投若若其善撫之俄而師生狀貌魁梧廣頰豐頤五歲入村塾過誦不忘喜素食啖以肉輒設豆蔬則愈加飯獨掃一室終日跌坐父母疑非塵壚中人愛其穎弗忍舍稍長愈慕脩淨比成童乃送鄉之高隱寺薙髮十九歲受具足師夙具慧根竺典妙義解入精微遍叅知識叩所學密證玄詣咸許爲後來赤幟正不徒以機鋒爽快作口頭旗鼓相當也二十九歲聞普陀別菴老人道範遠來瞻禮適別菴已寂其高足在璿奇師法相延與談兩相印契在璿遂付以衣珠舉別菴之

傳傳焉乃見虹主席法雨素重師請爲監寺寬和悅  
衆調御得宜見虹每懷推讓謂禪深律嚴性定情平  
於法澤吾無間然此座席非法澤終無可當者師愈  
自謙挹悉心總理樂道繼席仍爲監寺服勤如初歲  
辛亥蒙

世宗憲皇帝發數萬帑與脩普陀樂道以年老告退當  
事令合山兩寺公舉道德才望衆所服者以報在工  
諸員久聞師名則心擬曰是必無如法澤者旣而合  
山聚謀果曰是當無如法澤者僉指師名進諸員無  
不撫掌大笑曰我固疑無如法澤者乃請入院主山



事量地程材經費馭衆備極勞勩悉中於度歷三載  
工竣詣闕謝恩

天顏甚喜眷禮有加

御製碑文使歸勒諸翠珉一時王公大臣想慕風範延  
談者趾相錯旣回山道聲慈味日益廣布摩戒飯衣  
者率數千計四方函香來山者得一繞足瞻奉警欬  
輒大歡喜以爲三生有緣也法雨自別菴寂後舊業  
崩坍大衆有瓦解之懼師初入方丈閱庫藏粒穎無  
貯乃今而法緣浸廣檀波樂施漸有起色師素視財  
貲爲身外物絲粟皆與大衆普利取信施購田地百

餘畝供香積不入私橐故人益不吝施而僧衆咸服  
余爲諸生時卽與師善師入都寓大樹菴余在

內庭行走晚歸便道所經談握愈密常自謂受恩深重  
無可圖報惟是

聖祖仁皇帝兩次發帑山志備載辛亥之役典制逾隆  
思將續纂新志以垂之遠欲余識以一言猝未暇應  
今歲謬荷

皇上恩寵遣撫江蘇去普陀杭羣可到乃郵志序以伸  
前諾旣又念師以名家子具穎慧之姿使紹箕裘習  
詩書豈不足以亢許氏宗非若世之坎壈零丁不自

聊賴不得已而逃于禪也續燈繼統以覺大千孽障  
慧根固出於天植矣而爲人樸誠爽朗不詭不隨無  
夸毗之態與人交肫懇開導智愚貴賤皆平等遇事  
有斷制不害林不利疚剛而能和直而遠鄙以禪德  
而達世務是殆圓通顯化之應真乘願來世者歟余  
今者淨塵隔濶未知將來得晤大慧於明月堂與否  
因取志序所不及詳者別爲傳併以歸之使後之人  
知知師之悉者固莫余若也

法澤和尚曇現壽序

古岡

許

瑛

翰林

語有之天下名山僧占多余謂挂瓢打包不過閒雲

野鶴卽有琳宮紺宇前鉢旣飛後錫隨卓僧亦烏能  
占山必有勇猛丈夫彌天功德成佛作祖于其中者  
而後名山遂爲所占迨至隨緣赴感應化咸周而成  
佛作祖之場必曰水在于是蓋不惟僧占山而山且  
將占僧矣四大菩薩其初亦僧也而地水火風之四  
大結聚千萬劫俱以菩薩名其山余于諸勝素未躬  
歷今茲乃航普陀瞻紫竹金容而禮焉適住持法澤  
者爲余族弟夙具慧根持戒精卓寔普陀別菴再傳  
法嗣以監寺推主講席九載于斯矣宏開法堂宣揚  
妙義春秋二戒皈依者率數千人從此福慧兩足正

果脩圓九品蓮花佛祖未必不樂分一葉金剛寶石  
永鎮茲山而山靈亦未必不曰和尚雖隨緣赴感而  
菩提座故在茲山也僧占山與山占僧與是未可知  
也昔太白贈族姪高座僧中孚詩云吾宗挺禪伯高  
秀鸞鳳骨古人于其家有能參證佛果者未嘗不深  
慰也是夏之孟爲法澤誕辰當大衍之用余素手到  
山無桃藕之藉值有持松鶴一圖來獻者遂以是說  
濡題其上僧占山而壽且無量山占僧而壽愈無量  
以是爲祝其視玉帶之鎮伊蒲之供爲覓不既多乎  
若夫 興帝重脩山門之慶詣 闕抒謝賞還之隆

自具志傳法澤知余不佞必不喜余爲作鋪張門面語也

長生菴記

前人

環普陀之山皆海也而普陀之最可以觀海者莫奇于几寶山下之千步沙蒼巒翠巘煙林如織玉堂街亘其前下則瀕海金沙曳練可五里許瓊濤雪浪無刻不雷香鑪花餅大士之故蹟明滅可數轟虢湖滂昔人云顧足下如欲浮去真欲浮去也山麓舊有二菴曰望槎曰甘露其鞠久矣住持澤公乃合二菴之址重構而易其名曰長生將以爲倦勤退休之所焉

余曰佛法無生而子取長生以名是菴其亦有說乎  
曰有凡潮有信潮落則瀕海皆塗泥焉獨是地爲菩  
薩靈蹟潮之生也若軍馬之崩厥角卽潮退之候震  
蕩之聲稽拜如故見其來不見其去謂非生生而不  
息者耶且是地面海之東日月之生于是乎沐浴也  
蓋當碧樹初鳴海底漸湧如猩血之染車輪金縷萬  
丈眩輪射人而若夫海煙冥沒水鏡乍出圓光四映  
天宇如霜皆可于是菴拍奇叫絕細柳金樞反在山  
陰是是菴常見其生不見其沒也况大地山河何必  
不壞而無盡之藏取無禁用不竭老僧之不見不聞

正自無窮也無生之與長生義寧有二歟余取是名亦以其景名耳若以島嶼杳渺壺嶠可接期羨之輩若或見之謂余有慕于久視之術祖龍且求夷亶不得矣余雖愚不敢續也噫澤公之言通造化了死生類于知道者遂書以記之澤公在余族爲弟行余來山寓于錦屏之丈室盤旋最久每欲觀海則相與躡屐來巷倘異日澤公退休之後更謁山靈便當栖宿此菴以併觀日月之東生也

見虹禪師塔銘

有序

前人

己未夏余來普陀輯志之暇澤公持語錄詩若文數



弓示余曰此吾法叔見灯禪師手著也叔爲師祖別菴和尚所最器寂十有一年矣塔在蓮花峯之下敢請一言以銘按別菴開法普陀之年灯公生纔四歲耳七歲剃落于吉祥菴十五歲而至普陀依別菴得受法乳聞道最早主聖因徑山二席宗風退暢後回主普陀法雨七年以世壽四十六歲示寂語錄頓空懸解別有靈機詩則清雅超逸其氣皆煙霞而無香火本末詳具行狀中且所著具在後自有傳者余獨歎其末後一著爲可異也雍正己酉二月十二日公微疾卽書偈辭衆曰吾世緣將畢十四日行矣其日

昧爽外寮諸職事及衆香客見公披法服出山門隨後一人尾之行咸訝公何起早乃爾而不知公已西歸矣先是公與同剃度僧方顯者莫逆二十年是早顯方炊爨聞信起謂衆曰者漢不等吾吾將追及之放下火具趺坐亦逝人始悟尾而行者之卽顯也噫死生亦大矣哉而公與顯皆能由我作主應念而化觀公回首時之真靈不昧則生前之慧性圓朗無纖塵翳可信矣觀顯之立地追隨無罣礙無停待則謂公披服出門者景象真實而非譁張迷離相與爲神怪又可信矣是則蓮花峯下窅堵波中今所藏者達

摩之草履歟佛圖澄之石虎歟俱未可知也塔且徒然銘于奚爾然而既有塔也亦可銘也乃銘之曰竺典梵書爲禪之徒獵經耘史又僧而儒座上有拂衣中則珠返真委蛻泥洹于跌惠而好我呼與之俱清游淨域三幡一無泐泐南海猶有浮圖謂靈殖在無乃公誣雲山慈鬱丐銘于吾聊復爾爾豈其然乎

樂道禪師塔銘

有序

前人

樂道禪師者普陀別菴和尚高足弟子而今方丈澤公之法叔也住持法雨三年適

世宗憲皇帝發帑遣脩殿宇師時年已七十矣不耐勞

勸遂讓澤公主山退居優游復數年寂于精舍今夏  
余來山寺澤公告余曰道公燕人也薙度後來依別  
菴勵行刻苦時蒙

聖祖仁皇帝賜金脩殿且有與天下臣民共種福田之  
旨道公請于殿中閉關勸募如是十有三年施者輻  
輳殿工迄用有成靜久息深慧性益朗遂爲別菴印  
可授三門之秘密證一指之圓融不惟滑無怕于石  
頭抑且熟咸信于梅子矣由是道聲四布請法麋至  
乃于儀徵之功德林爲大衆宣揚妙諦各隨其叩以  
鳴威音提唱頑石皆點嘉禾天寧聞風繼請講者齎

然不倦聽者充然有得一如在儀厥後法雨請歸住  
持本山鹿誠闡道寬和悅衆雖息勤退居不復事事  
而烏藤七尺瞻遺範者至今猶思道公也塔而藏之  
有年矣銘誌尙闕故敢以請余曰禪門雖以空寂爲  
宗而脩持化度未嘗不下工夫做事業也大約始于  
脩行中于證道終于匡徒三者盡之誠如子言道公  
其備矣乎塔在蓮花峯之下與見灯毗近見灯余旣  
銘之今道公爲人如此是亦可銘其不愧銘曰寂  
寂滅滅兮其禪之宗耶慈慈兮其塔之封耶杖  
履旣已歸西兮其孰留公之蹤耶窳塔近于灯師兮

其二難果冥冥而相從耶委蛻遊于無何有兮其鐘聲之過朝松耶被澤者春秋而且掃之兮其猶噉噉然海上之峯耶

澤公和尚五旬壽序

前人

庚申夏之孟月爲普陀澤公和尚五十誕辰和尚住持法雨於茲十年矣道行淵淳緇素皈依於是當道檀護合山耆宿及嗣法依戒諸龍象以詩以文以瓣香以梨棗桃藕來壽者先期麋至咸求余一言以祝余曰澤公余族弟兒時卽慕脩淨余家於閩爲翹父母欲其充閭弗舍也知不可禁始聽離俗旣乃於余

業師梁邨先生里中之清泉巖一會後此則非所知  
矣祝將云何衆乃言曰法雨自大智開山以後至別  
菴老人沐

聖祖仁皇帝眷寵中興山寺寂之再期而和尚來山受  
記勅於璿公掌監寺於烜公道公三師爲別菴入室  
弟子和尚不逮事別菴猶之乎逮也圓證懸解宗說  
兼通烜公每懷推讓謂此一座席非法澤無可當者  
迨歲辛亥蒙

世宗憲皇帝復大發帑專官脩建當道重其事令兩寺  
公舉有道德才望爲衆所服者俾之主席羣以和尚

名應三載竣工詣闕謝恩

天顏大悅賞遇優渥

御製碑文使歸勒諸珉石計自十年來脩業紹統說法  
匡徒摩戒者及數千近盡域中遠達外洋無不相囊  
樂施遂廣置田地若干畝登以碑記又以 欽工重  
建百凡維新乃復增輯山志補缺略訂疎失示來者  
得以徵信此皆和尚道德事功炳炳烺烺無借藻飾  
者也而素性率樸不縻不脂無張夸之態與公爲宗  
公亦不肯妄作諛人語者故求所以祝莫如公宜余  
曰法運視乎世運世隆則從而隆時則有名宿碩德



應昌運而出以主法運而後足以承天之休而無斁  
詩不云乎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解之者曰黃流不注  
於瓦缶以况福祿不降於淫人也是故有大智之高  
行斯有供旂賜紫之異寵有別菴之宗匠斯有

宸章龍殿之殊榮若乃辛亥之役費天帑者以數萬  
勤天使者以數年振古未有之隆恩必非道薄德  
涼者足以荷茲靈寵田家老盆而欲以盛五齊九醞  
也衆知其不可矣

天子所右亦右余又烏能避阿好之嫌也乎况倡道乖  
澤後將植德於靡窮福慧兩足人天胥相澤公自可

操券而卜其壽之無量也余亦卽樂以衆之所以壽  
澤公者爲澤公壽壽於是乎始

重脩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五終